

古今小说

第一辑

目
录

血战来龙庵

郑板桥卖画

捉贼议亲

暗袭南郡

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话本小说

第一辑

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

话 本 小 说

第一辑

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南京七二一四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125印张 2插页 210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 1——49,000册

统一书号：10313·18 定价0.73元

责任编辑：穆 静 美术编辑：叶玲玲

内 容 提 要

“话”就是故事，“话本”就是讲故事的底本。《话本小说》是发表古今中、长篇故事的一套丛书。

在这一辑里，发表了四篇故事：

《血战来龙庵》是描写一九四六年，在宿迁北部来龙庵，我新四军健儿与国民党反动派整编六十九师展开的一场激战，生动地塑造了陈毅同志坚定灵活、平易近人的光辉形象，情节曲折，故事紧张。

《暗袭南郡》是描写赤壁大战之后，曹操败回许都，两湖空虚。孙权、刘备都想攫取，但量小心狭的周瑜终于未能敌得过老谋深算的诸葛亮，两湖被刘备所得，这是著名评话演员康重华的演出本，语言细腻，人物生动，比原作丰富多倍。

《捉贼议亲》是《张文祥刺马》中的一回。《张文祥刺马》是清代同治年间张文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故事。因它案情曲折，曾被人称为清代四大奇案之一。《捉贼议亲》是全书中一折精彩的选回。

《郑板桥卖画》：郑板桥是清代著名书画家，是有名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卖画》就是描述这位“怪”人的几件“怪”事。在风趣幽默的故事中，刻画了郑板桥不媚俗，不畏权的可贵品质。

书中还有精彩插图多幅。

目 录

- 血战来龙庵·····夏 耘(1)
- 郑板桥卖画·····风 仪(106)
- 捉贼议亲——《张文祥刺马》选回
·····潘伯英 唐骏骐 演出本
·····文 牛 整 理(130)
- 暗袭南郡·····康重华 演出本
·····张棣华 整 理(164)
- 编后记·····(284)

血战来龙庵

夏耘

蒋介石策划送礼队

陈司令计议出奇兵

横看世界，竖看历史，上下几千年，左右百万里，哪个国家，哪个朝代，要是出了专制魔王、独夫民贼，祸乱就不止，人民就遭殃。这已经是一条众所周知的规律。但是，这些魔王、民贼，跳将出来，作了一番丑恶表演之后，一个又一个走向了他们的反面。“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似乎也是一条不可逆转的规律。没有他们的表演，历史的进程就没有曲折，小说家的笔下就没有波澜，我们说评话的艺人，也就发挥不了才干。

外国不谈，远的不说，就说现代中国，曾经出了个蒋介石，从北伐大革命到抗日战争开始，在这十年时间里，他对内反共反人民，血腥屠杀，五次剿共，人民的鲜血流成河，

烈士的白骨堆成山；他对外讨好侵略者，开门揖盗，卖国求荣，侵略者得寸进尺，亡我之心，路人皆知。有了这个蒋介石，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的大义为重，不计前仇，主动提出和国民党蒋介石合作抗日，共赴国难。以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奔赴敌后战场，在华北，“大军东出薄燕台”；在华中，“弯弓射日到江南”；在华南，“军民游击满南华”，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搏斗。浴血奋战八年整，以上千万人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山河光复，日月重光，万民雀跃，举国欢腾。照道理讲，蒋介石应该和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图振兴中华大业，建设我们的民主新国家。可是他不行，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耍尽了假和平、真内战的把戏，什么重庆谈判、政治协商、四项原则、停战协定，等等等等，其实呢，都是为了争取时间，是在霍霍磨刀。到了一九四六年六月，他自以为一切准备就绪，什么原则，什么协定，统统撕得粉碎，举起大刀，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叫嚣要在六个月内把共产党消灭。中国人民又一次被投进了苦难的深渊！到了十一月，蒋介石又不顾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反对，悍然召开蒋记“国民大会”，制订蒋记“宪法”，妄图骑在五万万中国人民的头上，实现他“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黄粱美梦。

几句闲话表过，且说正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上旬的一天下午，紫金山上空彤云密布，北风呼啸，南京城里的黄埔路上，大路朝天，行人绝迹。马路两旁法国梧桐的落叶已经发黑，被风刮得飘飘扬扬，漫天飞舞。满眼是一片凄凉衰败、失望没落的景象。就在这条黑色马路边上的围墙里面，

有一座别墅。这别墅的大门口警卫森严。里面林荫大道中间，花圃里栽着几棵雪松。雪松后面掩隐着一座洋楼。这洋楼一顺五上五下，十分气派。此时楼上楼下门窗紧闭，门和窗的玻璃后面都拉着深绿色的帘布。这是什么地方？这就是蒋介石的行宫。因为在黄埔路上，人称“黄埔官邸”；因为是蒋介石的住处，又称“主席官邸”。现在蒋介石在什么地方？就在楼上客厅里的太师椅里坐着。旁边有张茶几，茶几上放着一部《唐诗》。客厅的壁炉里炉火正旺，烧得满屋子温暖如春。蒋介石穿着一身肥大的栗壳色对襟中式褂裤，光着尖脑袋，手里卷着一本线装的《曾文正公家书》，一脸苦相，正在闭目养神。曾文正公是哪一个？就是那个投靠满清王朝，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绞杀太平军的刽子手曾国藩。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反革命的一生，蒋介石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奉若神明，所以一有空就拿《曾文正公家书》来读，从中吸取反革命的经验。刚才他读了几页，就闭目养神了。说是“养神”，其实不是的。他眼睛闭着，脑子里却乱得很。什么事？内战的战场上对他不利呀！六个月之前，蒋介石使用了一百九十三旅，约一百六十万军队，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其中向苏北解放区进攻的兵力，有三十一个旅，二十七万两千人。结果如何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毛主席的作战方针，主动放弃了一些城市和地方，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者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把它一口吃掉。到了十月份，解放军经过大小八十多次战斗，歼灭了敌人三十万。在苏北，从七月十二号到八月十七号的三十五天时间里，敌人在长江以北运河以东的仙女庙、泰兴、如皋、海安、邵伯等地，遭到了粟裕率领的华中野战军的迎头痛击。国民党的黄伯韬在扬州指挥，连

打七个败仗，损兵折将五万一千多人。苏北老百姓欢天喜地，称赞“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以后，华中野战军逐步北移，又在淮阴、淮安、涟水、睢宁等地区打了四个胜仗。更叫蒋介石害怕的是，华中野战军有迹象要向山东鲁南靠拢。别人不清楚，蒋介石清楚，鲁南有个地方叫临沂。临沂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现在是新四军的总部。新四军军长兼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就在那里。如果让陈毅的山东野战军和粟裕的华中野战军会师，就好比锦上添花，如虎添翼，那还了得！曾记得在抗日战争期间，陈毅、粟裕从苏南茅山根据地北渡长江，挺进苏北，率领七千健儿，打得反共顽固派、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十万兵马丢盔弃甲，落花流水。为了切断苏北和鲁南的联系，今年十月，蒋介石和陈诚合谋，趁粟裕在苏中迎击黄伯韬，淮北空虚的时候，从南京调出他的五大主力之一的“御林军”，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偷偷摸摸从徐州对新四军华中首府淮阴城突然袭击，攻占了两淮地区。可是以后张灵甫攻打涟水时，却遭到了粟裕的迎头痛击，七十四师被消灭了七千多人，大大伤了“御林军”的元气。还在六月底，蒋介石就夸下海口，要在两个月内消灭苏北共军。现在呢？秋去冬来，岁月无情，六个月过去了，苏北的共军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日益壮大了，所以蒋介石忧心忡忡，坐在那里想从《曾文正公家书》里找到反革命的策略，但是没有找到，因而一言不发，闭目沉思，一脸苦相。

蒋介石正在苦思冥想，忽听得嘀嘀嘀几声汽车喇叭响，随即从楼下传来咯咯咯咯的粗重的皮鞋跟敲击楼梯的声音。蒋介石晓得有人来了，他把手里的《曾文正公家书》朝茶几上一撂，把身子挺了挺，掖了掖衣裳，在太师椅里正

襟危坐，好比皇帝一样，准备让大臣来朝拜他。一刻儿工夫，来人已经到了二门口，喀嚓一声，大马靴在门外碰在一起，接着是一声宏亮、亲切而带着急躁的声音：“校长！”蒋介石一动不动，眼睛半睁半闭：“辞修，进来。”

“辞修”是哪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现任参谋总长陈诚。“辞修”是他的号。陈诚和蒋介石都是浙江人。蒋介石的老家在奉化溪口，陈诚在青田高市。他比蒋介石小十一岁，蒋介石今年六十岁，陈诚才四十九岁。他是个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的反共分子。从一九三〇年起，凡是蒋介石发动的“剿共”事件，他都参加。蒋介石为了收买他，笼络他，把国民政府第一任行政院长谭延闿临死时托付他照顾的女儿谭祥，介绍给陈诚为妻。从此，陈诚更加为蒋介石效劳卖命。因为他反共有功，一九三六年升为上将，到三九年又升为二级上将。他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仅仅次于蒋介石。

蒋介石比封建社会里的皇帝还狠。封建社会里，老百姓可以告御状，封疆大臣有事可以找皇帝。但蒋介石不行，他除了召集开会，平时候没得哪一个人见得到他。今年十月，他六十岁生日，底下的人拍他的马屁，要替他祝寿，想见见他。他呢，突然之间和宋美龄以及参与国共和谈的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夫妇悄然离开南京，到无锡太湖去游山玩水，美其名曰“避寿”。那些拍马屁的人，还是没有能见到他。不过，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陈诚。他可以不经过事先安排和通报，径直来到主席官邸，面见蒋介石。

陈诚进来了，他的军大衣已经在外间脱下、挂好。此刻，只见他身穿一身毕挺的黄呢军装，领头上左右两边各别着一块金板，金板上三颗三角形的金星，闪闪发亮。胸口挂

着三排绶带，袖口上缀着红边。他双手戴着雪白的细麻纱手套，光头上的大盖帽抓在左手里。高统靴子又碰了一下，弯腰七十五度敬了个礼。

蒋介石身不动，头不抬，轻轻说了一句：“沙发上坐吧。苏北战局有什么新消息？灵甫的调令发出去了？”

陈诚没有坐，站得笔直：“向校长报告：苏北大部已经收复。粟裕残部正在北移，有向鲁南和陈毅所部靠拢的趋势。张军长的七十四师在涟水受挫以后，目前退守两淮待命。调令已经发出，可是张军长回电，他请求暂时留在苏北，等消灭了苏北共军再班师回京。”

蒋介石嘻嘻一笑：“辞修，我晓得灵甫是不肯回来的。你马上以我的名义，传令嘉奖。灵甫钉在苏北两淮地带，东南可以攻盐城，东北可以遏止粟裕部北窜。西北和北面嘛……”提到西北和北面，蒋介石说不下去了，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走到摊着军用地图的桌子面前，顺手拿起一支红蓝铅笔，把陈诚喊到身边，指着陇海铁路两侧：“辞修，这个鲁西南和苏北，还在共产党陈毅和粟裕手里。这地方靠近首都北大门徐州，直接威胁着我心脏地区京沪。当时我曾经设想，七月份用两个星期占领苏皖共区，八月份用三个星期打通津浦线和胶济线……，三到六个月，在军事上解决整个共军。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个月，我们的进攻虽然收复了一百多座城市，可是……”

陈诚接口说道：“是啊，国军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蒋介石叹了一口气：“为此，国大代表都很有意见。特别是那些所谓民主党派的所谓社会贤达，娘的，屁本领没有，嘴倒是呱呱的，天天在骂我们。这些人，还不好公开得罪他们。辞修，你是晓得的，国大开过了，马上就要公布宪法。这是

一件大事，我们要搞点名堂，好堵住他们的嘴。”

陈诚毕恭毕敬回答：“学生今天来见校长，就是为的这件事。我想组织一支送礼队。”

“送礼队？什么送礼队？”

“为国民大会公布宪法送礼。”

蒋介石仍然没有弄懂：“送什么礼？”

陈诚伸出巴掌，在地图上的苏北部位，做了一个抓的手势：“校长，我想这样。”

蒋介石退到太师椅上，陈诚也在旁边沙发上坐下。蒋介石被陈诚一口一个“校长”，喊得心里热乎乎的。其实，蒋和陈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按理说是同学。只是后来蒋介石当了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陈诚就屈居学生地位，改称他为校长了。蒋介石手指轻轻敲着茶几：“辞修，你倒具体谈谈，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陈诚挺直了腰，把他组织送礼队的打算具体说了一遍。

蒋介石听了，沉思了半晌：“这个送礼队好是蛮好，有把握吗？辞修，离开公布宪法的日子近了，弄这个‘礼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呀！我们吹的牛皮太多了！”

“是，校长。这次，我们要以成功的业绩，来挽回失败的影响。”

蒋介石站起身来，踱了两步：“好咯，我同意了，你去布置吧。”

“是。”陈诚起身告辞，驱车回参谋总部，具体部署。

蒋介石和陈诚策划的送礼队究竟是什么东西？原来他们拟订了一个向我华东解放区鲁南和苏北四路进攻的计划。陈诚把这四路部队称作“送礼队”，企图以此迅速结束苏北战事，把它作为礼品，来替蒋介石的伪国大和伪宪法脸上贴

金，来堵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对国民党不满的嘴。这四路是哪四路？第一路，以第十一师、第六十九师共六个半旅，归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由宿迁兵分两路向沐阳、新安镇进攻；第二路，以第七十四师、第二十八师共五个旅，归徐州绥署另一个副主任李延年指挥，由淮阴向涟水进攻；第三路，以第一绥区李默庵所部第六十五、第八十三、第二十五师等部共五个旅，由东台向盐城、阜宁进攻；第四路，以第二十六师附第一快速纵队、第五十一师及第七十七师、第五十九师军部共九个旅，分由峰县、枣庄、台儿庄地区向临沂、郯城攻击。这四路兵马，兵多将广，各路都有主力作骨干：第一路的第十一师，第二路的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中的两个主力，特别是第七十四师，更是主力中的主力。第三路当中，虽然没有突出的主力，但装备精良，内战开始以来，一直在苏北战场，是几条地头蛇。第四路中的第一快速纵队是机械化部队，更是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这四路部队，通通限于十二月十三号开始行动。同时，蒋介石吸取了过去被解放军各个击破的教训，规定这次行动，采取密集队形、齐头并进的办。到了十二月十三号，好家伙，从鲁南山区到苏中平原，蒋军四路兵马，同时出动，摆开三百多里，一刹那间：

淮南淮北愁云起，雪霏霏，风凄凄。流水呜咽行人泣，解放区，遭血洗。铁蹄践踏膏腴地，烟滚滚，雾迷迷。两淮军民齐奋起，挥铁拳，迎头击。

蒋介石和陈诚在南京调兵遣将，组织送礼队，企图大举进犯我鲁南、苏北解放区。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立即从临沂挥师南下，出兵淮北前线，增援华中。

陈毅在一九四〇年挺进苏北，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代理军长，在盐城领导华中抗日斗争。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盱眙黄花塘被饶漱石逼走，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参加了党的“七大”以后才重返华东，以新四军军长身份，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他亲自出马，到济南、徐州，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王耀武、顾祝同进行和平谈判，还在山东临沂和到临沂视察的美国方面的首席代表哈利斯上校接谈，严正申明反对内战。可是国民党毫无和平诚意。陈毅悟出了一个道理：“只有打来的江山，哪有禅让的社稷”。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今年九月十九号，敌七十四师偷袭我两淮。我军撤离淮阴时，陈毅曾经以《让两淮》为题写了一首诗：

诱敌何妨让两淮？贼军到此好推埋。
运河不是鸿沟界，会见狂潮卷地来！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军主动让出两淮，可以诱敌深入。等到敌人前来，一举围剿歼灭。现在的敌占区和解放区，决不是最后的分界线，总有一天解放军会席卷回来的。当时陈毅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他指出：“如果不设法消灭七十四师，在未来的岁月中，会给我军造成不少祸害。”现在蒋介石贼心不死，得寸进尺，侵占了两淮不算，还想兵分四路，一口吞掉苏北，进而鲸吞鲁南。

陈毅到了淮北，把军部安在新安镇和沭阳之间，阴平西边的一个叫叶庄的庄子上，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他先讲了情况：“请诸位注意，蒋介石也是很会总结经验教训

的，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六个月来，他的部队被我军各个击破，一口一口吃掉。现在他学乖了，搞了个密集队形、齐头并进的战术。你们看看，他四路兵马，一字摆开，排成横队，气势汹汹三百里，搞一个斗大的馒头，让我们无处下口。其实他错了，他这个四路部队，就象砍掉了大拇指的一只手，叉开了四个指头，当中的间隙大得很，正好送上门来，让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加以各个击破，各个歼灭。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敌强我弱，敌多我少。我们是黄巢造反，要找个杨和尚开头刀，看看哪个是杨和尚？”

副司令员粟裕，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军用地图面前沉思了好一会，一面思考，一面一字一句地说：“陈总分析得对。有人说黄巢杀人八百万，这是污蔑，其实，他是个好心人。他开头刀的，原定是杨和尚，他不忍心无故杀人，就找了一棵空心老杨树代替，一刀砍去，滚出一个和尚头来。什么道理？原来杨和尚听说要拿他开头刀，怕了，躲在老杨树里，结果还是掉了脑袋。”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粟裕接着分析：“李延年指挥的由淮阴向涟水进攻的第二路，骨干是七十四师。张灵甫虽然骄横，但是在涟水城下被我军消灭七千余人，现在元气大伤，估计再打涟水，不会很积极；第三、第四两路，即东台、峰县、枣庄之敌，也都刚刚遭到我军打击，创痛犹新，行动必然要较谨慎；第一路宿迁之敌，过去虽遭我军打击，但已整编，撤掉了师长，且有第十一师作为骨干，兵强将骄，加之与七十四师可以呼应，而我军主力又不在其正面，可能是要大胆进攻的。”

陈毅抽了一口烟：“好的，就算它是杨和尚吧，我们把张灵甫放一放。参谋长，你把第一路敌人的建制和进攻企图讲一讲。”

参谋长陈士榘已经胸有成竹，站起来用手里的铅笔，对军用地图上标的“宿迁”两个黑体字做了个画图的手势，而后介绍说：“敌军第一路的大本营在这里。这个地区之敌，原为整编六十九师师部率领的第六十旅、第四十一旅和预备第三旅，共三个旅。敌六十九师本来三个旅是六十旅、九十二旅、九十九旅，其中九十二旅和九十九旅在今年七月底向我淮北解放区和苏中解放区进犯时，已先后就歼。诸位可能还记得，为此我们军长还以《淮北初战歼蒋军九十二旅》为题写了一首诗：‘十万旌旗泗水阳，淮南淮北遍玄黄。……人民怒撼山河动，背水奇功敌尽降。’中间的四句我就背不出来了。”

陈毅敲敲桌子：“你不要念我这首旧诗，马上这一仗打好了，我重写一首。”

陈士榘笑笑，继续介绍：“六十九师实际上只剩了一个旅，现在的第四十一旅是新补的。师长也被蒋介石撤换了，现在的师长是……”

“是戴之奇。”政治部主任唐亮插话，“他是今年七月三十一日被蒋介石任命的。他是三青团的中央委员，我们在江西时他就跟着蒋介石‘围剿’我们了，是蒋介石的死党。”

唐亮插过话，陈士榘继续说：“所以，现在整编六十九师指挥的六十旅、四十一旅和预三旅，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是个松散的联盟。大概蒋介石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把第十一师作为这一路的骨干。这个第十一师，是号称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之前是第十八军，是陈诚的起家本钱，现在的建制也是三个旅，是从鲁南、豫东地区调过来的。再加孙良诚的伪军，这一路敌人共有五万之众。对这两个师，蒋介石派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在宿迁组织指挥所，统一指挥。至

于吴奇伟的进攻企图，从已经掌握的情报分析，大致是分两步走，”陈士榘侧过身子，指着军用地图说，“第一步是攻占沭阳、新安镇，切断我山东和苏北的联系；第二步，会同第二、第三、第四各路，肃清我华中野战军，结束苏北战事。具体部署为：以六十九师沿宿新公路向新安镇进攻，第十一师沿宿沭公路向沭阳进攻，统限于十二月十七日到达，而后，”陈士榘指着新安镇和沭阳之间的高流、阴平两处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地区会合，并夹击我军。”

陈士榘的军事分析才讲完，陈毅正要发言，机要秘书张碧走了进来，向陈毅报告：“据涟水方面的确切情报及侦察证实：敌七十四师张灵甫打算在十六号攻占涟水，而后向北攻击阿湖地区，以截断陇海铁路。”

陈毅摆了摆手，表示已经知道。张碧退出。随即陈毅也站到地图面前，用手指在地图上量了一回，回过头来说道：

“张碧的报告大家都听到了？阿湖在哪里？你们看，就在我们身旁，阴平的北边。张灵甫还是骄横得很，也狡猾得很哪！他晓得我们到了淮北前线，想抄我们的后路，端我们的老窝了。”他对粟裕说：“粟总，我军没有让出两淮之前，我对七十四师的估计是不足的。有一次，有个战士在墙板上画了一张漫画，画的是蒋介石做梦进了淮阴城。我当时批评这个战士了，我说，蒋介石就是做梦，也不许他进淮阴城！我也太主观了，还不许蒋介石做梦？可是九月十九号，我军撤了，张灵甫也进淮阴城了。以后，我一直在想如何消灭七十四师。十月的涟水保卫战，你打得好啊，消灭了他七千多人，张灵甫本来是个瘸子，这一来，他的腿就更瘸了。”

粟裕摇摇头：“到过草原的人说，打断了腿的狼比不打断腿的更凶残、更狡猾。刚才我还估计他这次的行动要谨慎些